

第一部分

英语词缀的基本知识

学习英语的人，在前进的路上时时要跟“生词”打交道。能否扫清“拦路虎”，迅速地扩大词汇量，是学习成败的关键。

那么，要降伏这些“拦路虎”，有没有什么法宝呢？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又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降伏词汇学习道路上大大小小的“拦路虎”，就得掌握它们的脾气；而要摸清它们的脾气，就得“深入虎穴”，了解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生词”多是那些复杂的长单词。其实，它们往往是由“熟词”生成的。复杂难记的词常由简单易学的词构成，这条语言学上的道理是中外皆通的。

就以汉字来说，“人之初”的“人”字，在三岁孩童眼中是个“熟字”；但是，“从”字，“众”字，以及数以百计的带“亻”字旁的“生字”也是由它参与构成的。

英语的构词也是如此。不妨也以“man(人)”这个“熟词”为例，它能构成许多初学者眼中的“生词”：

它能转化·成动词 to man，意为“给…配备人员”；

它也能跟其他简单的词合成成长单词。例如：man child (男孩), man-made (人造的), manpower (人力), man-time (人次), manway (矿井中的人行巷道) 等等。

它还能在自己的前后缀合上附加成分，构成复杂的单词。例如：foreman (工头), overseer (监工), superman (超人), woman (使…失去男子气概); major (成年), major (勇敢的), major (有男子气概的), major (有人操纵的), manly (似男人的), major (无人的), manlike (像男人的) 等等。

从 man 产生出这么多新词，都是按照一定的语言规律进行的。这种构造新词的规律就叫构词法 (Word formation)。英语的构词法有 10 种左右，上面提到的转化、合成和缀合是最重要的 3 种。它们在英语词汇发展的历史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英语词汇量已超过 10 万，其中三分之二左右是根据构词法的原理，利用数量有限、相对简单的单词创造出来的。根据语法学家 G. 利奇 (G. Leech) 在 1962 年提供的材料，在二次大战以后出现的新词中，由上述三种构词法生成的占 5% ，其中合成的占 2% ，缀合的占 3% ，转化的占 10% 。^① 《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于 1963 年出版。十二年之后，其出版者梅里亚姆公司 (Merriam) 的编辑人员又收录了 10 个英语新词。其中一半左右是通过构词手段产生的，这里面五分之三是合成的，五分之二是缀合的。^②

上面的例子与数据告诉我们：如果能掌握英语的构词法，就具备了火眼金睛，能识破许多生词的“原形”，有效地降伏它们。那么，几百、上千个熟词就可以在“以熟化生，变生为熟”的过程中大有用武之地了。这样，我们的词汇量也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① 转引自张韵斐：《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1980)，第 5 页。

② 参见 R. Quirk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85), p. 。

翻几番甚至几十番了。

但是，构词法那么多，该如何下手呢？就说转化、合成、缀合这三大项目，是不是三者并重呢？这时候就不能光看统计数字的大小，而要选择重点与难点。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转化只是熟词添新义，这法子咱们中国古来已有，可以无师自通；合成不过是“熟词+熟词”，其形也彰，其义也明，不必花太多的功夫；惟有这缀合法，多是“熟词+生的成分”，像 *man* 前后的 *un-*, *super-*, *-ful*, *-hood*, *-ly*, *-ish* 之类，令人眼花缭乱。若非训练有素，实难识破其面目，更难揣摩其含义。可见，要掌握构词法，突破词汇关，首先要在缀合法上面下一番苦工夫；要认识那些“生的成分”，要摸清它们的构词规律。这就是本书想帮助读者诸君做的事。

缀合法也叫词缀法 (Affixation)，它是派生法 (Derivation) 的一种。词缀法得名于它的主角词缀 (Affix)，也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生的成分”。现在，我们就请主角上场，方方面面地亮相一番，好让大家对它作进一步的了解。

一 什么是词缀

本节讨论词缀的定义并引出有关的构词理论。重点分析了三种定义并比较其优劣：第一种是以单词为基础的传统定义，应予舍弃；第二种定义以词基为主体，第三种定义以词素理论为基础，各有可取之处。本书综合后两种定义，提出自己的词缀定义。

什么是词缀？这问题至今并无统一、完美的答案。因为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等于给词缀下一个科学的定义。这样做就得全面地描写词缀的现状，并高度地概括它的基本特征。可是，语言学

家在观察语言现象时，总是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他们在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词缀，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给词缀下不同的定义。当然，从总的发展来看，这些定义总是日趋精确、完整、科学的。所以，为了得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答案，有必要先了解至今为止语言学家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纵观各种有关著作，有代表性的定义有3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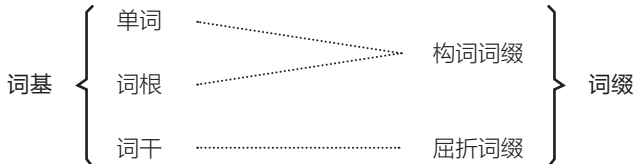
第一种是传统的定义：“词缀是放在单词前后以构成新词的附属成分”。这个定义至今还广为英语学习者所熟悉，因为类似的说法出现在国内外许多普及性的辞书、语法书和教科书中。可惜，这种通俗易懂并广为接受的说法却是不全面、缺乏概括力的。首先，英语中有大量的单词，它们含有明显的词缀成分，可是这些词缀所依附的主体却不是单词，而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词根（**Rb**）。例如，在单词 *prefer*（宁可）和 *visible*（可见的）中，*pre-* 和 *-ible* 都是公认的词缀，可是 *fer* 和 *vis* 都不是英语的单词。^① 如果按照传统的定义，*prefer*，*visible* 这样的单词便被排除在词缀法构词的范畴之外，而 *pre-*，*-ible* 也就被剥夺了词缀的身份。再说，英语中还有表示名词复数的 *-s*，表示动词过去式的 *-ed*，表示形容词比较级的 *-er* 等附属成分，它们加在单词后面并不构成新词，只表现原有的单词的某种语法属性。按照传统的定义，它们算不算词缀呢？实在难以判断。

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第二种定义。它出现在比较权威的语言学著作或辞书上。比如《简明牛津词典》对词缀是这样下定义的：“放在词根（**Rb**）、词干（**Stem**）或单词（**Word**）的前部（指 **Prefix**）、后部（指 **Suffix**）或中间（指 **Infix**），用来修饰其意义的添加成分。”^② 这个定义不但指出词缀按其位置可分

① 本书中用斜体字来表示词根。用加“-”的斜体字表示词缀。“-”在后为前缀，如 *pre-*；“-”在前为后缀，如 *-ible*。

② 译自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6th ed., p. 。

为前缀 (Prefix)、后缀 (Suffix) 和中缀 (Infix) 3 种, 还明确区分了词缀所依附的 3 种对象: 词根、词干和单词。这个定义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词汇学研究的新水平, 弥补了传统定义的不足之处, 因为它把词根、词干与单词并提。这里, 词根 (Rb) 就是指上文提到的 *fer*、*vis* 那样的构词成分, 它不能独立成为单词, 却包含着主要的词汇信息。词根与单词都是派生法构词的主体, 与它们相对的词缀均被称为构词词缀 (Formative Affix)。词干 (Stem) 是未添加任何语法性词尾的原形单词, 与词干相对的语法性词尾, 如 *-s*、*-ed* 等, 称为屈折词缀 (Inflectional Affix)。^① 在一些构词法专著中, 又把与词缀相对的词根、词干、单词 3 种构词形态统称为词基 (Base)^②。我们把词基与词缀的分类以及两者之间的缀合关系图解为下表 (虚线表示词基与词缀之间存在的缀合关系), 可能会加深大家对第二种定义的理解:



第三种定义反映了词汇学研究的当代水平, 它出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作中。R. 哈特曼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给词缀下的定义很有代表性: “词缀是前缀、后缀、中缀的总称。它是加在词基上以构成新词干的词素, 或是提供屈折成分的词素。”^③ 这个定义从表面上看与第二种定义并无两样。其实, 它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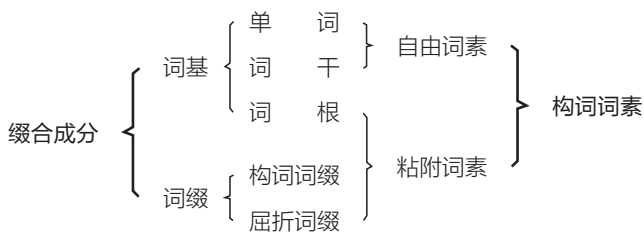
① 可见单词与词干是相对而言的。在 *work* 中, *work* 是个单词, 因为 *-er* 是构词词缀; 但在 *He work* 中, *work* 是词干, 因为 *-s* 是个屈折词缀。

② 有些著作把本书中所说的词根 (Rb) 称为词基 (Base)。

③ 参见黄长著等译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0), 第 0 页。

助“词素”两个字把构词法引入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词素构词是个比较新的理论，也是本书的立论基础，所以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简单介绍一下。词素构词理论认为：一切单词都是由一个或多个词素构成的。词素（Morpheme）是最低一级的有区别性的语法单位。也就是说，它是最小的、不能再分割的有意义的单位。词素又分为两种：如果它能独立存在就叫自由词素（Free Morpheme），如 *man*, *work*, *good* 等。如果它必须与其他形式相连接才能出现，就叫粘附词素（Bound Morpheme），如 *fer*, *vis*, *con-*, *-ible*, *-s*, *-er* 等。由于这种理论是以最小的形态成分为基础的，所以它能够更彻底地揭示各种构词现象的本质——这就好比原子论要比分子论更能深刻地揭示物质的本性。用这种理论来描述缀合现象，并给词缀下定义，无疑要比其他定义更为精确、更为科学。

比较以上三种定义，我们认为：第一种定义（即传统定义）必须舍弃；第二种定义（以词基为主体）与第三种定义（以词素理论为基础）则各有可取之处。如果把第二种定义中提到的各种缀合构词成分纳入词素构词理论来考虑，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下图：



上图表明，词缀是一种粘附词素。以此为基础，我们可给词缀下这样的定义：

词缀是加在词基（单词或词根）上以构成新词干或为词干提供屈折成分的一种粘附词素。根据它与词基之间的相对位置不

同，词缀可分为前缀、后缀与中缀；根据它对词基产生的影响不同，词缀又分为构词词缀与屈折词缀。

词缀的定义明确了，词缀法的定义也迎刃而解了：词缀法就是在词基（单词或词根）上添加构词词缀从而生成新词干的方法。

定义明确之后便成为判断词缀的准绳：凡是符合词缀定义的构词成分都是词缀词素；凡由词缀法产生的词干都算缀合词或派生词。

这就是我们研究这三种定义的目的。

二

从英语词汇发展史看英语词缀

英语词缀的数量随着英语词汇的发展而逐渐增加。这是一个以本族语词缀为基础，大量吸收、不断改造与同化外来语词缀（主要是拉丁词缀与希腊词缀）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本族语词缀始终占主导地位。因为它代表了英语词缀的基本特征，决定了英语词缀的发展趋势。

如果我们用词缀或词缀法的定义来鉴别英语的词汇，就会在数以万计的英语派生词中分辨出数百个使用率大小不一的词缀。这些词缀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一节里，我们想从历史的角度对英语词汇中的词缀的来源、种类及特点作一番考察。

英语词缀的历史与整个英语词汇的发展史密切相关，所以有必要对英语词汇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作大概的了解。

英语的历史开始于公元 9 年左右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英格兰的占领与统治。此后，它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古英语（Old English）、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和近代英语（Modern English）。古英语时期（9—16 年）英语词汇量约有五六万，其

主体是统治者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语 (Anglo-Saxon)。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英语本族语。中古英语 (1150—1500年) 词汇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引进了数以千计的拉丁词 (Latin) 与古法语词 (其中绝大部分是拉丁语源的), 因为这正是使用法语与拉丁语的诺尔曼人征服并统治英国的时期。近代英语 (1600年至今) 词汇的发展首先得力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14—16世纪) 的影响。由于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视与模仿, 拉丁词再次涌进英语, 同时数以万计的希腊词 (Greek) 也开始直接进入英语。这些外来语词汇 (Borrowed Word) 对英语的影响如此之大, 以致到 17 世纪英国人惊呼: 要“反对英语拉丁化”, 要“净化英语”。1600 年左右, 英语的拼写系统基本固定。1709 年, 约翰逊博士 (S. Johnson) 编纂的第一部权威的英语词典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问世, 它标志着英语词汇系统 (尽管它在构词法、正字法等方面受古典语^① 的强烈影响) 的正式确立与稳定。18 世纪以后, 英语词汇继续发展: 一方面, 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 英语吸收了世界各种语言的词汇; 另一方面, 随着科技的发展, 英语又利用古典语的词素为原材料, 创造出大量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汇, 这就是所谓的新古典词 (Neo-classical Word)。据统计, 目前英语的总词汇量已超过 10 万,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之中。英语已成为世界上词汇量最大、语源成分最复杂的语言。

从其发展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英语词汇的一大特点: 大量吸收外来语。如果你随便拿一本英语词典, 按词目进行统计, 就会发现: 大约 8% 的词条是外来词, 其中大部分来自拉丁语 (有一半通过古法语输入), 还有相当数量直接或间接来自希腊语。^② 但是, 虽然外来语词汇在数量上占上风, 英语词汇的主体

① 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

② 参见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 Vol. 10 (1980), p.423。

却始终是本族语词汇。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本族语词汇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如果拿一篇文章逐字逐词统计出现率，本族语词汇的使用率在 0% 到 0% 之间。据统计，这种百分比在弥尔顿 (Milton) 的著作中是 3% ，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是 0% ，在钦定本《圣经》中占 9% 。^① 二，本族语是吸收、改造与同化外来语词汇的基础。外来语词汇很少以本来的面目出现在英语中。早期“整体输入”的拉丁词与希腊词都按本族语的模式被正字与正音，好比加上了“本国货的商标与包装”；而后来创造的新古典词则纯粹是“进口部件组装的本国货”。外来词汇本族化的结果，使得不具备语源知识的人翻开英语词典认不出几个外来词，这使人不得不惊叹于英语的强大的同化能力。

可见，英语的词汇发展史是一部以本族语词汇为主体，大量吸收、不断同化外来语词汇的历史。认识了这一特点，将有助于了解英语词缀的历史。

词缀是融化在词汇之中的，它只能随着词汇同步发展。今天，英语词缀大家庭的成员数以百计，它们种类不一，形态有别，功能也各不相同。这也是以本族语词缀为基础，不断吸收、改造与同化外来语词缀的结果，其过程无不带着英语词汇发展的历史烙印。

本族语词缀 (Native Affix) 大多源于古英语时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其数量不足百个，分为两大类：屈折词缀与派生词缀 (Derivational Affix)。

屈折词缀是用来表示语法关系的后缀。它数量有限，而且随着英语从综合性语言向分析性语言的发展而不断减少。留在现代英语中的屈折词缀只有表复数的 *-s*，表过去式的 *-ed*，表进行态的 *-ing* 以及表比较等级的 *-er* 与 *-est*，全是本族语的词缀。

① 参见 Jic .H d s et al, *Herbrace College Book* (9 , 9) 。

本族语派生词缀只有数十个，都是源于古英语的构词成分，其中多数原先是单词。例如：*because* 中的 *be-* 来自介词 *by*；*forehead* 中的 *fore-* 至今依然有对应的单词 *fore*；*careful* 中的 *-ful* 来自形容词 *full*；*friendly* 中的 *-ly* 就是介词 *like* 变来的。这类介词和形容词在用法上长期依附于各自的中心词，逐渐失去形体上的独立性，变成了粘附词素。在现代英语中，有的本族语派生词缀已经失去孳生能力，不能再构成新词（如 *forget* 中的 *for-*，*ledge* 中的 *-ledge* 等），有的却依然有强大的孳生能力（如 *business* 中的 *-ness*，*worker* 中的 *-er* 等）。本族语派生词缀的特点是：1）只能加在单词词基上，不能与词根词素缀合；2）形态单一稳定，没有变体；3）它们的含义往往比较简明。本族语派生词缀的这些特点对英语词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英语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数以百计的外来词缀（Foreign Affix）。外来词缀又称借用词缀（Loan Affix）。由于这些词缀多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被重新“发现”与利用的，所以又称为新古典词缀（Neo-classical Affix）。外来词缀主要包括拉丁词缀和希腊词缀两大类。

拉丁词缀（Latin Affix）是随着数以万计的拉丁词的“整体输入”而进入英语的。这种吸收过程自中世纪开始延续了数百年之久。拉丁前缀大多是“退化”的拉丁介词、副词或形容词。它们总要依附在拉丁动词或名词的前面。拉丁后缀多是拉丁动词或名词词干后面表示词性或屈折关系的成分。进入英语后，拉丁词缀经过“正字”、“净化”等改造功夫，以新面目出现在拉丁借词^①之中。但是，它们却依然带着原先的特点：1）不少前缀有异体；2）许多词缀的含义不明显；3）由于它们所依附的拉丁单词

① 少数外来词以本来的面目存在于英语中，被称为 Alien（外来词），如 *coup d'état*（政变）；那些被“改造”过的则称为 Loan Word（借词）。

或词干在英语中绝大多数不能单独成词，只能以拉丁词根的粘附形式存在，所以这些拉丁词缀也就变成了只能依附于粘附词基的词缀。显然，这些拉丁词缀是没有孳生能力的，不能利用它们来构成新词。我们暂且把这种具有外来语特点的词缀称为“原始外来词缀”(Primitive Foreign Affix)。有趣的是，英语中的拉丁词缀也逃脱不了被同化的命运。在近二百年中，不少拉丁词缀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变成形体单一、含义清晰并能与单词缀合的派生词缀。这是个值得另题细述的大事情。现在，我们暂时把这类获得新生的词缀称为“被英语同化的词缀”(Anglicized Affix)。

希腊词缀(Greek Affix)最早是随着拉丁词进入英语的，主要是那些与拉丁语同源的(即共属印欧语源的)词缀成分。例如 *bicycle* (双轮自行车) 中的 *bi-* (二)，*diagram* (图解) 中的 *-gram* (书写物) 等。这些词缀在希腊语中多是名词性的。早期输入的希腊词缀大部分都经历了被同化的过程，获得了新生。希腊构词词素的大量输入与利用是在文艺复兴以后。这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新古典词的创造”的主要内容。用来制造新古典词的希腊词缀，多是那些在希腊语中表示学术概念的名词。英语利用这些词缀构成数以千计的专用术语，以满足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这种以零部件形式引进的希腊词缀在许多词典中都被标为“构词成分”或“组合成分”(Component)。我们认为，从这些成分的粘附性、定位性来判断，它们完全符合词缀的定义，应该当作词缀来看待。由于这些词缀多出现在术语之中，本书将它们称为术语词缀(Terminological Affix)。术语词缀的基本特点是：1) 形态单一，没有异体；2) 含义单纯，没有异义；3) 它们多能加在单词上构成派生词。^① 由此可见，术语词缀非常

^① 术语词缀与其他词缀的最大区别是互相之间可以构词，如 *bio-* (生命) + *-graphy* (记载) → *biography* *n.* 传记；所以有人把它看成词根，有人说它是构词成分，意见不一。

像本族语派生词缀。术语词缀数量相当多，常用的就不下百个。英语吸收并利用希腊语词，创造出具有本族语词缀特征的术语词缀，大大扩充了英语词缀的实力。这跟英语同化拉丁词缀一样，都是英语词汇发展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事情。

这就是英语词缀发展的历史。如果把英语词缀的发展过程比作一条长河，那么，源于上游的是为数不多的本族语词缀；从中游汇入的是以拉丁词缀为主的古典语词缀，它们依然存活在数以万计的古典语借词中；到下游汇合了两股清新的活水：一股是“被同化的古典语词缀”重获生命力，另一股是“来料加工品”希腊语源的术语词缀生机勃勃。由于源源不断的活水，目前英语词缀之林是枝繁叶茂，春色无边。

不过，站在派生词的“词海”边不要忘记：为数不多的本族语词缀，不但是一江春水的源头，而且始终是发展的主流。因为本族语词缀代表了英语词缀的基本特征，成为吸收、改造和同化外来词缀的基础，决定了英语词缀发展的趋势。

为了阐明这个重要的观点，我们给大家提供如下论据，以此作为本节的结束语：

1. 在词汇发展过程中，许多本族语词缀表现出异常的生命力，它们不但可以与本族语单词相缀合，也可以加缀在其他语源的词基上。^① 请看出现在下列派生词中的本族语派生词缀：**j u s t** (**j u s t** 来自古法语)，**false n e s s** (**false** 来自法语)，**explor e r** (**explor e** 是拉丁语源的)，**stat e l y** (**stat e** 是拉丁语源的)。至于本族语的屈折词缀，那更是“只此一家”，到处通用的。

2. 本族语词缀的形态特征成为改造外来语词缀的模式。对外来语词缀的正字，其实是将它们简化成本族语词缀的模样。例

① 被同化的外来语词缀也获得了这种通用的缀合能力。不同语源的词素构成的单词称为混合词 (**H y b r i d W o r d**)。

如：拉丁前缀 *prae-* 变成 *pre-*，拉丁后缀中除了与本族语 *-er* 相似的 *-or* 之外，都被彻底地割掉屈折成分的尾巴，例如：*-ivus* → *-ive*，*-icus* → *-ic*，*-mentus* → *-ment*，*-io* → *-ion*，*-ibilis* → *-ible* 等。希腊名词变成术语前缀时，词尾的 *-os* 也都被舍弃。

3. 在吸收与同化外来词缀的时候，本族语词缀当仁不让，其存在成为取舍的标准。被同化或“重新启用”的多是些本族语中缺乏的、需要补充的构词词缀，尤其是介词性或副词性的词缀。凡本族语词缀中已有相应表达方式的，外来语词缀往往难以喧宾夺主。例如：有了本族语的 *-er*，拉丁语的 *-or* 就难以发展；本族语的 *-ness* 大显神通，拉丁语的 *-ity* 只好原地踏步；动词靠 *-ed* 和 *-ing* 构成形容词，拉丁语中的 *-ive*，*-ent* 等就少有新的用武之地。至于屈折词缀，那更是本族语词缀一统天下，外来者被一扫而光。

4. 当然，最重要的是：本族语词缀以自己的特征（即形体单一，语义明确，只与单词词基相结合）同化了许多外来语词缀（主要是古典语词缀），利用外来语词缀的形体产生出整整一代的新的派生词缀。这正是我们要工笔描写的，且留至下一节从容细述吧！

三

原生词缀与派生词缀：一种新的分类法

语言学家早就发现古典语词缀被同化的现象，但这种现象至今依然使人感到困惑与为难。

其实，古典语词缀被同化成带有本族语词缀特征的新型词缀是普遍的现象。新旧两种词缀在形态、读音、含义及缀合对象等方面都有质的差别，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词缀。本书把已被同化的古典语词缀称为“派生词缀”，把未被同化而只能存在于借词中的

古典语词缀正名为“原生词缀”。这样既解决了外来词缀的分类问题，也弥补了三种词基与词缀的一一对应关系中“欠缺的一环”。

上一节里我们曾提到：在近 100 年中，不少“原始外来词缀”在英语中重获生命力，成为“被同化的词缀”。

这种现象很早就引起了语言学者的注意，但至今依然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为词汇学研究埋下难题。

最早指出这种现象的可能是丹麦的英语语法大师耶斯帕森 (Otto Jespersen)。70 多年前，在他那划时代的 7 卷语法巨著的第六卷中，他列举了六组单词来说明自己在观察英语前缀时发现的、使他感到吃惊的语言变化现象。现将这六组单词转录如下：^①

co wo k r || cb lid , co eiw , cm pare, co rp
ex-king || examine, example, excess, ed atin , effect
p e-h sto y || p ecise, p efer, p eferen e, p ejū ce
p ø Germaŋ || p o ess, p d e
re-write, re-sig || refer, referen e, refa e, resig , resig tin
sp rman, sp rstru tn e || superfluous, sp rstitin

耶斯帕森大师将双竖线 (||) 右边那些出现在拉丁借词中的前缀称为“旧前缀 (Older Prefix)”，指出它们在形态与读音上的不规则以及它们在语义上的模糊。他又将双竖线左边那些在上一两个世纪中参加英语造词的拉丁词缀称为“新前缀 (New Prefix)”，指出它们形态的统一与语义的单纯。可惜，他的举证与分析只到此为止。不过明眼的读者可能已看出：耶氏的“旧前缀”

① 参见 Otto Jespersen,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1909—1917), Vb .6 (1917), § 100。

就是本书上文所说的“原始外来词缀”，他的“新前缀”正相当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被同化的词缀”。

像 *pre-* 这样的拉丁前缀，在 *prefer* 中算“旧前缀”，在 *prehistory*（史前的）中变成“新前缀”。“新词缀”到底是偶发的现象，还是普遍的语言潮流？“新”、“旧”词缀是否有质的不同？是否有必要对“新”、“旧”两种词缀进行科学的分类？应该如何区分？尤其是如何对待“旧词缀”？这些构词法上的问题至今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原因可能是，在构词法这块边缘地带专事耕耘的语言学者为数太少了。

问题不解决就永远存在。“新”、“旧”两种词缀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涉猎其间的学者。翻开种种语法书，可以看到不少时新的概念与术语，诸如词基、词根、词干、自由词素、粘附词素等等。但是举证的时候，却老是以单词为中心，在单词词基与派生词缀或“新词缀”之间打转，即使偶尔提到词根与“旧词缀”，也是苍白无力的。

这个问题同样也使当代的语法学家为难。大师级的语法学家 R. 夸克 (R. Quirk) 等人在里程碑式的语法著作《英语语法大全》中对词缀法做了专门论述。^① 但他们的论述只建立在“派生词缀（包括“新前缀”）+ 单词”的基础上，没有对存在于万千外来借词中的“旧词缀”作深入的分析 and 处理。所以，该书作者虽然也认为应该把在英语“共核”词汇中有孳生能力的拉丁和希腊词缀（即“新词缀”）列入构词范围，而且也正确地指出把纯粹的新古典语词缀（包括“旧词缀”）排除在外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它们 在英语中是如此普遍，^② 但在分析具体的派生词时却又自相矛盾：一会儿承认像 *action*, *education* 中的 *-ation* 之类的可辨认成分，

① 参见 R. Quirk,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85), Appendix I, I.20—42。

② 参见该书原版第 3 页。

应该算词缀，尽管其词基不是独立的单词；^① 一会儿又说 *surely* 这样的单词是不可分析的；^② 一会儿承认 *prefer* 与 *pre-hat* 中的 *pre-* 是两种前缀，只是语义上无法相通；^③ 一会儿又说在 *provid* 中 *pro-* 不能分析为前缀。^④ 这些叙述上的矛盾反映了认识上的混乱，更表明了理论上的欠缺。

基本理论的欠缺必然导致具体实践的迷失与混乱。这最明显地表现在语法书、教科书与辞书的编写上。我们的语法书与教科书往往没有“旧词缀”的地位，因而也没有词根的一席之地。大部分英语词典都收录了词缀，但在这方面的处理却相当混乱。“旧词缀”存在于数以万计的外来借词之中，任何词典也无法抹杀这一客观事实。“旧词缀”自有音、形、义上的特点，“新”、“旧”词缀虽然存在某些共通之处，但却有本质的不同。可是，许多英语词典往往在一个词条之下把这两种词缀混为一谈，既没有在音、形、义及例证方面作科学的梳理，也没有给“旧词缀”任何地位与名分。这样的词典常使有心求教的读者感到迷惑与失望，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读者具备了英语词根的知识，他们希望能在词典中找到能跟词根缀合的“旧词缀”的知识。看来，语言实践已向词缀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回答前面提出的有关“新”、“旧”两种词缀的本质、特征、分类及正名的问题了！

为了叙述的方便，先用表格比较两类词缀的基本区别。让我们再次借用耶斯帕森老前辈的六组单词做素材吧！请看下表：

① 参见该书原版第 3 页。
② 参见该书原版第 3 页。其实，*surely* 可分析为前缀 *sur-* 和词根 *vey*。
③ 参见该书原版第 3 页。其实，两者语义相通，都是“*bfore*（前）”的意思。
④ 参见该书原版第 3 页。其实，*provid* 的前缀是 *pro-*，词根是 *vid*。

项目	“新前缀”		“旧前缀”	
	特征	例证	特征	例证
形态	单一，没有异体。	cə wɒ k r cə aʊ h	可能有音变异体，视词根首字母而定。	cb lid 中用 col-, cɔ eiə 中用 con-, compare 中用 com-, cɔ rɪ 中用 cor-。
读音	常为重读音节，其中元音多读长音。	'p e-'h stɔ y /p i:'~/ 'sp rman /sju:pə~/	均为非重读音节，其中元音常读短音。	p e'fer /p r'~/ p e'cise /p r'~/ sp r'stitju /sju:pə'~/
含义	简单明确，一般无异义。	在 re-sig (重签) 及 re-write (重写) 中, re- 意义均为“ag in”。	常有多种含义，往往不易作直观判断。	在 refer (归因) 中 re- 意为“b ck”, 在 resig (放弃、辞职) 中 re- 表否定, 相当于“not”。
词基的性质	可以是各种语源的单词, 不是词根词素。	在单词 cɔ wɒ k r, ex-king, re-write, superman 中词基都是本族语单词。p e-history 中词基是希腊语源的, pro-Germany 中, 词基为拉丁语源的, re-sig 中词基也是拉丁语源的单词。	只能是古典语源的词根, 在英语中一般不是独立的单词。	cb lid 中 lid 为拉丁词根。其他所有例证中的单词都可分析出拉丁词根, 这些词根在英语中都不能独立成词。

可见, “新”、“旧”两种词缀具有明显的、本质的区别。“新词缀”形体单一, 含义简明, 能与各种语源的单词缀合, 这完全与本族语派生词缀的特点相吻合。而“旧词缀”则形体可变, 语义不一, 只能与同源的词根相结合。它确是另一种词缀。

为了慎重起见, 我们还得再打个问号: 耶氏所指出的现象是不是偶发的、个别的?

作者对常见的外来前缀做了分析，发现大部分都有“新”、“旧”两种不同的用法。下面仿照这位老前辈用的比较法，再举些例子。为了使词缀显得醒目，用中点（·）把它与词基隔开。从这些例子中，读者可以看出两种词缀在形态与对应词基方面的区别。至于它们在读音与含义上的差别，限于篇幅，只好待以后详述了。请注意，双竖线左边是“新词缀”，右边是“旧词缀”：

an e·rom , an e·h ll || an e·b llm , an e·ced n
 an i·aircraft, an i·fascist || an i·p tū , an ·aū st
 ct ra·iīl cate, ct ra·missile || ct ra·īd ct, ct r·alto
 ct er·sig , ct er·ch rg || ct er·feit, ct er·mn e
 d ·rail, d ·th ō || d ·clīn , d ·mad , d ·tract
 ī s·arm, ī s·rō || ī s·cern, ī f·fer, ī ·late, ī ·v rt
 in·actīv , in·jū tice || in·aū , in·ept, in·g ate
 in er·city, in er·īv ew || in er·rū , in el·lect
 mal·fū tīn , mal·treat || male·fīcent, mal·v rsatīn
 mlū ti·a tīn l, mlū ti·mēī a || mlū ti·p t, mlū ti·p rō
 p ra·p ō essīn l, p ra·tū d || p ra·g ap , p r·allel
 p t·g ad te, p t·war || p t·b llium, p t·p
 sb ·marīn , sb ·way || sb ·ject, su ·ceed, sfī ·fer, sg ·g st
 sn ·ch rg , sn ·cō t || sn ·p ise, sn ·īv
 sū ·ch b g , sū ·metallism || syn·m , sū ·b
 tele·switch, tele·tū || tele·p tū , tele·scp
 tran·atlan ic, tran·sh p || tran·fer, tran·scrib , tra·īd tīn

至此为止，我们举的都是前缀的例子。那么，外来语后缀有没有被同化而产生“新”、“旧”之分的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不妨也举几组单词，以资证明：

ad·ab e, d ik·ab e || amic·ab e, ad·ib e
 b eak·ag , p t·ag || c n·ag , lag·ag , i ll·age
 m s ic·al, p r s n·al || a n m·al, riv·al, r y·al
 f r bear·an e, rid·an e || eleg·an e, relev·an e
 accord·an , resist·an || milit·an , vac·ant
 h ary, secd ary || n cess·ary, sb it·ary
 p y·ee, ref g·ee || d ee, m in·ee
 b ew·ery, g een·ery || cemet·ery, sn g·ery
 h ro·ic, p rid·ic || crit·ic, lg·ic, m s·ic
 Marx·ism, c n m er·ism || h p·ism, eg·ism
 Ad m·ite, Sh lley·ite || d m·ite, lig·ite
 a p t·iv , select·iv || cap·iv , n t·ive
 fertil·ize, real·ize || h p·ize, recg·ize
 amaze·men , b tter·men || frag·ment, o a·ment
 meth·b g , o ean·b g || b·b g , g·b g y
 d rect·n y, ch rad ct·n y || amat·n y, m n t·n y
 d g r·n , j y·n || fam·n , b i·n s
 waft·n e || cl t·n e, a t·n e, p ct·n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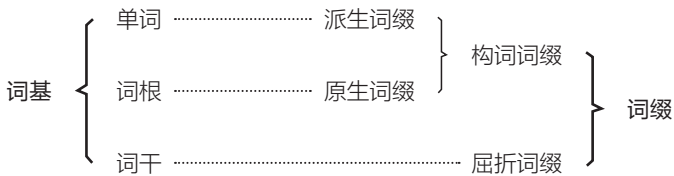
举了这么多例子，想必足以使读者相信：在英语中，外来语词缀被同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从“旧词缀”产生出本质不同的“新词缀”是英语词汇发展的趋势。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如何为这两类词缀正名了。

“新词缀”长期以来跟本族语派生词缀一起被统称为派生词缀。从本质上说，两者确是相同的：都能跟自由词基（即单词）相缀合。沿用旧名，既名副其实，又尊重习惯，何乐不为。当然，严格地说，“新词缀”都是借用的派生词缀。

“旧词缀”似可称为“古典词缀”。不过，这术语界限不清，

又难以反映“旧词缀”的本质——只能跟粘附词基（即词根词素）相缀合。说到这里，不由想起“原始派生词（Primary Derivativ）”的说法。这术语所指的就是词缀与粘附词基结合的产物。两种粘附词素相结合产生出第一代单词，这的确很“原始”。“旧词缀”源自古典语，本是原始的，它与词根结合又生成原始派生词，为什么不能把它称为“原始派生词缀”，简称“原生词缀（Primitive Affix）”？！

好了，原生词缀与派生词缀相对应。只能与粘附词基即词根相缀合的词缀叫原生词缀，能够与自由词基即单词相缀合的词缀叫派生词缀，两者都属于构词词缀。这样，我们不但解决了因“新”、“旧”词缀引起的种类划分与命名的问题，也为词基与词缀的一一对应关系弥补了“欠缺的一环（Missiglik）”。现在，本书第5页的图解显得完整了。原先，三种词基只有两种词缀，现在每种词基都有了对应的词缀：



原生词缀的划分与正名对词缀的学习与研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名正，则言顺”，今后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把像 p̣ d 中的 pro- 这样的古典成分称为词缀，并以此去分析、解释数以万计的像 p̣ d 这样曾被认为“不可分析”的古典借词。

可见，把构词词缀分为原生词缀与派生词缀是一种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新的分类法。我们将在本书不断运用这种分类法，并希望它能在实践中得以进一步验证与完善。